

目 录

《史记菁华录》读法指导大概 /1

题辞 /27

卷一 /29

秦始皇本纪 /29

项羽本纪 /32

高祖本纪 /47

高祖功臣年表 /50

秦楚之际月表 /52

六国表 /54

封禅书 /57

卷二 /73

河渠书 /73

平准书 /76

越王句践世家 /85

陈涉世家 /89

外戚世家 /92

齐悼惠王世家 /95

萧相国世家 /97

曹相国世家 /102

留侯世家 /105

陈丞相世家 /110

卷三 /113

- 绛侯周勃世家 /113
- 伯夷列传 /118
- 老庄申韩列传 /121
- 司马穰苴列传 /124
- 商君列传 /127
- 张仪列传 /130
- 孟子荀卿列传 /133
- 孟尝君列传 /138
- 平原君列传 /140
- 信陵君列传 /143
- 范雎蔡泽列传 /152

卷四 /157

- 廉颇蔺相如列传 /157
- 屈原贾生列传 /163
- 刺客列传 /167
- 张耳陈馥列传 /170
- 淮阴侯列传 /175
- 韩王信卢绾列传 /184
- 酈生陆贾列传 /187
- 刘敬叔孙通列传 /193
- 季布栾布列传 /196

卷五 /201

- 张释之冯唐列传 /201
- 扁鹊仓公列传 /208
- 魏其武安侯列传 /214
- 李将军列传 /225
- 匈奴列传 /233
- 卫霍列传 /236
- 司马相如列传 /240
- 淮南列传 /243

卷六 /247

汲郑列传 /247

酷吏列传 /254

游侠列传 /271

货殖列传 /276

滑稽列传 /280

太史公自序 /285

《史记菁华录》读法指导大概

朱自清

读《史记菁华录》，不可不知道《史记》的大概。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的传叙，有《史记》的末篇《自序》。那篇历叙他的家世，传述他父亲的学术见解和著述志愿，又记载他自己游览各地和继承先志，然后说到《史记》的编例和内容。《汉书》里的《司马迁传》，就直抄那篇的原文，不过加入了迁报任安的一封书信罢了。现在为便利读者起见，作司马迁传略如下：

司马迁，字子长，生于龙门（龙门是山名，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，陕西省韩城县东北，分跨黄河两岸，形如门阙）。他的生年有两说：一说是汉景帝中元五年（公元前一四五年），一说是汉武帝建元六年（公元前一三五年），相差十年，据近人考证，前一说为是。他的父亲谈，于各派学术无所不窥，当武帝建元元封之间，为太史令。谈死于元封初年（元封元年当公元前一〇年），迁即继职为太史令。因此，《史记》中称父亲，称自己，都作“太史公”（《天官书》里有“太史公推古天变”一说，《封禅书》里有“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”“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”两语，其中的“太史公”，和《自序》前篇用了六次的“太史公”，都是称父亲；各篇后面“赞”的开头“太史公曰”的“太史公”，都是称自己。官是太史令，为什么称“太史公”呢？关于此点，解释很多。有的说，“太史公”是官名，其位极尊；驳者却说，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中并没有这个官。有的说，称

“令”为“公”，同于邑令称“公”；驳者却说，这是僭称，用来称呼别人犹可，哪里有用来自称的？有的说，迁尊其父，故称为“公”；驳者却说，明明自称的地方也作“公”，为什么对自己也要“尊”？有的说，尊父为“公”，是迁的原文，尊迁为“公”，是后人所改；驳者却说，后人这一改似乎有点愚。有的说，这个“公”字并没有特别表示尊重的意思，只如古代著书，自称为“子”或“君子”而已；此说用来解释称父和自称，都比较圆通，但得其实际与否，还是不可知）。迁在青年时期去游览；《自序》里说：“二十而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疑，浮于沅湘，北涉汶泗，讲业齐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峄，厄困鄱薛彭城，过梁楚以归”，黄河、长江流域的大部分，他都到过，回来之后，作“郎中”的官。元封元年，“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南略邛笮昆明”，便又游览了西南地方。及继任了太史令，于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开始他的著作。《自序》里说：“余尝掌其官，废明圣盛德不载，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堕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……于是论次其文”，可见他从事著作作为的是继承先志。“论次其文”是就旧闻旧文加以整理编排的意思；他既受了父亲的薰陶，又读遍了皇室的藏书，观察了各地的山川、风俗，接触了在朝在野的许多人物，自然能够取精用宏，肆应不穷。天汉二年（公元前99年），李陵与匈奴战，矢尽力竭，便投降了匈奴。消息传来，一班朝臣都说陵罪很重；武帝问到迁，迁独替李陵辩白。他说：“陵事亲孝，与士信，常奋不顾身，以殉国家之急，其素所畜积也，有国士之风。今举事一不幸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，诚可痛也！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，深辘戎马之地，抑数万之师，虏救死扶伤不暇，悉举引弓之民，共攻围之。转斗千里，矢尽道穷，士张空拳，冒白刃，北首争死敌，得人之死力，虽古名将不过也。身虽陷败，然其所摧败，亦足暴于天下。彼之不死，宜欲得当以报汉也”（见《汉书·李陵传》，《报任安书》中也提到这一层，大致相同）。这是说李陵人品既好，将才又出众，战败是不得已，投降是有所待。武帝以为迁诬罔，意在毁谤贰师将军李广利（那一次打匈奴，李广

利将三万骑,为主力军,但没有与单于大军相遇,因此少有功劳),并替李陵说好话;便治他的罪,处以最残酷的腐刑(割去生殖器)。这不但残伤了他的身体,同时也打击了他的精神;《报任安书》中说:“祸莫愒于欲利,悲莫痛于伤心,行莫丑于辱先,而诟莫大于宫刑。刑余之人,无所比数,非一世也,所从来远矣。昔卫灵公与雍渠载,孔子适陈;商鞅因景监见,赵良寒心;同子参乘,爰丝变色:自古而耻之。夫中材之人,事关于宦竖,莫不伤气,况慷慨之士乎!”从这些话,可知他的羞愤和伤心达到了何等程度。受刑之后不久,他又作“中书令”的官。对于著作事业,还是继续努力;《报任安书》中有“所以隐忍苟活,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,恨私心有所不尽,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。古者富贵而名磨灭,不可胜记,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。盖西伯拘而演周易;仲尼厄而作春秋;屈原放逐,乃赋离骚;左丘失明,厥有国语;孙子膑脚,兵法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吕览;韩非囚秦,说难孤愤;诗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;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及如左丘明无目,孙子断足,终不可用,退论书策,以舒其愤思,垂空文以自见”的话,说明了他在痛苦之中,希望立言传世,垂名于久远的心里。接着就说:“仆窃不逊,近自托于无能之辞,网罗天下放失旧闻,考之行事,稽其成败兴坏之理,凡百三十篇;亦欲以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。草创未就,适会此祸;惜其不成,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。”写这封书信的时候,既说了“近自托于无能之辞”的话,又有了“百三十篇”的总数,他的初稿大概已经完成了。这封书信,据近人考证,作于征和二年(公元前九一年):其时迁从武帝幸甘泉,甘泉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,距长安西北二百里,所以书中说“会东从上来”,次年正月武帝要幸雍,迁也将随行,所以书中说“仆又薄从上上雍”(“薄”是“近”和“迫”的意思,也就是“立刻要”)。如此说来,他的著作,从开始着手到初稿完成,共占了十几年的时间;一部开创的大著作,十几年的工夫自然是要的。他的死年不可知,大概在武帝末年或昭帝初年(武帝末年当公元前

八七年),年龄在六十岁左右。

司马迁所著的书,他自己并不称为《史记》。原来“史记”这个名词,在古代是记事之史的通称,这在司马迁书里,就有许多证据。如《周本纪》里说: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:“周亡矣!”这“史记”指周室所藏的记事之史,《孔子世家》里说孔子“因史记,作春秋”,《十二诸侯年表序》里说孔子“论史记旧闻,兴于鲁而次春秋”,这“史记”指孔子所见的记事之史;《自序》里说:“诸侯相兼,史记放绝”,《六国年表序》里说:“秦既得意,烧天下诗书,诸侯史记尤甚”,这“史记”指各国所有的记事之史,《天官书》里说:“余观史记者行事,百年之中,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”,这“史记”指汉代的记事之史,从“百年之中”一语可以推知;《自序》里说:“绌史记石室金匱之书”,这“史记”兼指汉代、秦代(秦国秦记独存,《见六国年表序》),及残余的各国的记事之史,这些都是他著书的参考资料。司马迁没有把“史记”这个通称作为自己的书的专名,也没有给自己的书取一个统摄全部的别的专名;他在《自序》里,只说“著十二本纪,……作十表,……作八书,作三十世家,……作七十列传,凡百三十篇,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,为太史公书”而已。班固撰《汉书》,其《艺文志》承沿着刘歆的《七略》,称司马迁书为“太史公百三十篇”,没有“书”字。他的父亲班彪论史家著述,将太史公书与左氏,国语,世本,战国策,楚汉春秋并举(见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)。这可见在班氏父子当时,还没有把司马迁书称为“史记”的。但范曄在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的叙述语中,却有“司马迁著史记”的话。据此推测,“史记”成为司马迁书的专名,该是起于班范之间,从汉书到晋宋的时代。

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,就体例而言,分为五类,就是:“本纪”,“表”,“书”,“世家”,“列传”。“本纪”记载帝王的事迹,从五帝(黄帝、帝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)到汉武帝,有年的分年,没有年的分代,“表”编排各代的大事,年代已经不可考的作“世表”,年代可考的作“年表”,变化太剧烈的时候作“月表”,并表列汉兴以来侯王

的封立和将相的任免。“书”叙述文化的各部门，如礼节、历法、祭祀、水利、财政等，都分类历叙，使读者对于这些方面得到系统的知识。“世家”按国按家并按着年代世系，记载若干有重要事迹的封建侯王，体例和本纪相同，不过本纪记的是统治天下的人，世家记的是统治一个区域的人，有这一点分别而已。“列传”记载自古到汉或好或坏的重要人物，以及边疆内外的各国状态。这五类所包容，范围很广大，组织很完密；在汉朝当时，实在是一部空前的“中国通史”。自从有了《史记》，我国史书的规模就确定了，以后史家作史大多模仿它，现在所谓“二十四史”，除了《史记》以外的二十三史，体例都与《史记》相同（不过“世家”一类，以后的史中没有了。“书”一类自从《汉书》改称了“志”，便一直沿用下去，都称“志”而不称“书”。“表”和“志”并非各史都有，其没有这两类的，便只有“纪”和“传”了）。这种体例称为“纪传体”，与另外两个重要史体“编年体”和“纪事本末体”相对待。

五类之中，“本纪”和“世家”两类都有几篇足以引起人疑问的，这里简略的说一说。先说“本纪”方面。秦自庄襄王以上，论地位还是诸侯，应该入“世家”，迁却作了《秦本纪》，这是一点。项羽并没有得天下，成帝业，迁却作了《项羽本纪》，这是二点。惠帝作了七年的天子，迁不给他作“本纪”，却作了《吕太后本纪》，这是三点。以上三点疑问，看了《自序》的话，都可以得到解答。《自序》里说：“略推三代，录秦汉，上记轩辕，下至于兹，著十二本纪，既科条之矣。”“科条之”是科分条例，举其大纲的意思；换句话说，十二“本纪”是全书的纲领。既要“录秦汉”，自不得不详及秦的先代。《秦本纪》里说：“秦之先伯翳，帝颛项之苗裔”，《秦始皇本纪》赞里说：“秦之先伯翳，尝有助于唐虞之际”，都是说秦的由来久远。《秦始皇本纪》赞里又说：“自穆公以来，稍蚕食诸侯，竟成始皇”，《自序》里说：“昭襄业帝，作秦本纪第五”，都是说秦的帝业的由来。况且诸侯史记大多散失，独有秦记保存着；要举纲领，自宜将秦列入“本纪”了。项羽自为西楚霸王，“霸”是“伯”的借字——“伯长”的

意思，“霸王”便是诸侯之长。他实际上为诸侯之长，所以《项羽本纪》赞里说：“分裂天下，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号为霸王。”那自宜将他列入“本纪”了。惠帝当元年的时候，因为吕太后“断戚夫人（高祖的宠姬）手足，去眼熏耳，饮暗药，使居厕中，命曰‘人彘’”，便派人对太后说：“此非人所为；臣为太后子，终不能治天下。”迁既记载了这个话，下文又说，“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，不听政。”在元年，惠帝便不听政了；惠帝即位以后，实际上纲纪天下的是吕太后，那自宜将她列入“本纪”了。再说“世家”方面。孔子并非侯王，志与老、庄、孟、荀同等，入“列传”；迁却作了《孔子世家》，这是一点。陈涉起自群盗，自立为陈王，六月而死，以后就没有子孙传下去了，这与封建侯王的情形不同，也应入“列传”；迁却作了《陈涉世家》，这是二点。《外戚世家》记载后妃，后妃与封建侯王更不相类，为什么要为他们作“世家”？这是三点。以上三点疑问，也可以从《自序》得到解答。《自序》里说，“二十八宿环八辰，三十辐共一毂，运行无穷，辅拂股肱之臣配焉，忠信行道，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”。这说明了“世家”所叙人物，都是对统治者尽了“辅拂（弼）股肱”的责任的。孔子不仕于周室，在周固非“辅拂股肱之臣”；但在汉朝人观念中，孔子垂教乃是“为汉制作”，他的功劳，实在当代功臣之上；《自序》里说：“为天下制仪法，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”，便表示这个意思。那自宜将他列入“世家”了。汉室的兴起，由于天下豪杰群起反秦，而反秦的头一个，便是陈涉。《高祖本纪》里说：“陈胜等起义，至陈而王，号为‘张楚’，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，以应陈涉”；高祖便是响应陈涉的一个。《陈涉世家》里说：“陈胜虽已死，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，由涉首事也。”《自序》里说：“天下之乱，自涉发难。”可见陈涉对于汉室虽没有直接的功劳，间接的关系却非常重大，如果陈涉不发难，也许就没有汉室。那自宜将他列入“世家”了。至于后妃列入“世家”，因为她们对于统治者辅弼之功独大；换句话说，她们影响统治者最为深切。《外戚世家》开头说：“自古受命帝王，及继体守文之君，非独内德茂也，盖亦有外戚

之助焉。夏之兴也以涂山,而桀之放也以末喜,殷之兴也以有娥,纣之杀也嬖妲己;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,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。”便说明这层意思。

五类之中,“列传”分量最多;体例并不一致,又可以分为三类,就是:“分传”,“合传”,“杂传”。“分传”是一篇叙一个人,如“孟尝君”“信陵君”“李斯”“蒙恬”等传都是。“合传”是一篇叙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,或因事迹关联,不可分割,便叙在一起,如《廉颇蔺相如传》是;或则时代虽隔,而精神相通,也便叙在一起,如《屈原贾谊传》是。“杂传”是把许多人,其学业或技艺或治术或行为相类的,按照先后叙在一篇里,计有“刺客”“循吏”“儒林”“酷吏”“游侠”“佞幸”“滑稽”“日者”“龟策”“货殖”十篇,合了“扁鹊仓公传”(该是“医者列传”,但迁并没有标明),共十一篇。

《史记》中“本纪”“世家”“列传”三类,都是叙述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的,那些篇章并不是独立的单位,一个人物的性行,一件事情的原委,往往散见在若干篇中,读者要参看了若干篇才可以得其全貌;这由于作者认一百三十篇是整部的书。他期望读者读的时候,不仅抽读一篇两篇,而能整部的读。其所以运用这样作法,有几层理由可以说的。第一,一部《史记》包括若干人物的事迹,这若干人物的事迹,必然有若干共同的项目;若把每个人物的事迹,都叙述在关于其人的篇章里,必然有若干重复或雷同,就整部书看起来,便是浪费了许多可省的篇幅。所以作者把这些共同的事迹,叙述在关于主角的篇章里,同时连带叙及与此有关的其他人物;而在关于其他人物的篇章里,便节省笔墨,单说一句“见某篇”了事,有时连这一句也省去了。这叫做“互见”,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重复。例如管仲晏婴两人的重要事迹,都叙在《齐世家》里;于是在《管晏列传》里,对于管仲,便只叙他与鲍叔的交情和他的政治主张两点,对于晏婴,便只叙他事齐三世,与越石父交和荐其御者为大夫三点。大概迁以为管晏的重要事迹,都与齐国关系极大,而管晏与齐国比较,自然齐国居于主位,所以叙在《齐世家》里,《齐

世家》里既然叙了，为避免重复起见，《管晏列传》里就不再叙了。若不明白这个“互见”的体例，单就《管晏列传》求知管晏，那是不会得其全貌的。第二，“互见”的体例不只在避免重复，又常用来寄托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。作者认为某人物该褒，便在关于其人的篇章里，专述其人的长处，作者认为某人物该贬，便在关于其人的篇章里，专述其人的短处；遇到该褒的人确有短处，无可讳言，该贬的人确有长处，不容不说的时侯，便也用“互见”的办法，都给放到另外的篇章里去。例如《信陵君传》，前面既说“诸侯以公子贤，多容，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”；末后又说“秦闻公子死，使蒙骃攻魏，拔二十城，初置东郡，其后秦稍蚕食魏，十八岁而虏魏王，屠大梁”：隐隐表示信陵君的生死，影响到魏国的存亡。这由于迁对信陵君太倾倒了，任着感情写下去，以至“褒”得过了分寸。所以《魏世家》赞里又说：“说者皆曰，魏以不用信陵君，故国削弱，余以为不然。”读者若单看《信陵君传》而不注意《魏世家》赞里的话，对于迁的史识，就不免要发生误会。又如《信陵君传》写信陵君的个性，先提明“公子为人仁而下士”，以下所叙许多故事，便集中在这一点；所以就文章论，这是一篇完整之作。但“仁而下士”只是信陵君个性的好的一方面；还有不甚高明的方面，却在另外的篇章里。《范雎传》里叙秦昭王要为范雎报仇，向赵国索取从魏国逃到平原君家里的魏齐，魏齐往见赵相虞卿，虞卿便解了相印，与魏齐同到大梁，欲见信陵君，信陵君犹豫不肯见，魏齐怒而自刭。虞卿可以丢了高官，陪着朋友亡命；信陵君与魏齐同宗，偏偏顾忌着秦国，拒而不见，无怪要引起侯嬴的讥刺了。同传里又叙秦昭王把平原君骗到秦国，软禁起来，向他要魏齐的头；平原君只说：“贵而为友者为贱也，富而为交者为贫也；夫魏齐者，胜之友也，在固不出也，今又不在臣所。”平原君看重交情，表示得这么勇决，以与信陵君的顾忌犹豫相对比，更可见出信陵君的“仁”并非毫无问题。读者若单记着《信陵君传》里的“仁而下士”，对于信陵君的个性，就只知识了一半。第三，“互见”的体例，又常用来掩护作者，以免触犯

忌讳。事实上是这样,而在作者所处的地位,却不容不说那样,否则便触犯忌讳,于是也用“互见”的办法,使读者参互求之,自得其真相。例如迁对于高祖项羽两人,他的同情似乎完全在项羽方面,但他是汉朝的臣子,不容不称赞高祖;因此,他写两人就运用“互见”的体例,大概从正面写时,高祖是一个长者,而项羽是一个暴君,从侧面写时,便恰正相反。《高祖本纪》开头说高祖“仁而爱人”,这是正面。在其他篇章里,便常有相反的记载。《张丞相传》里记载周昌对高祖说:“陛下即桀纣之主也”;《佞幸列传》里直说“高祖至暴抗也”,此外见于《张耳陈馀列传》《魏豹彭越列传》《淮阴侯列传》《酈生传》里的,不一而足。从这许多记载,读者可以见到高祖怎样的暴而无礼,恰正是“仁而爱人”的反面。《萧相国世家》里记载萧何请把上林中空地,让人民进来耕种,高祖大怒,教廷尉论萧何的罪,其后对萧何说:“相国休矣!相国为民请苑,吾不许,我不过为桀纣主,而相国为贤相;吾故系相国,欲令百姓闻吾过也。”“桀纣主”的话,高祖自己也说出来了,可见高祖连假装“仁而爱人”的心思也并不存的。

《高祖本纪》里说:“怀王诸老将皆曰:‘项羽为人慍悍滑贼’”,这是正面。在其他篇章里,便也常有相反的记载。《陈丞相世家》里记载陈平对高祖说:“项羽为人,恭敬爱人,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”,《淮阴侯列传》里记载韩信对高祖说:“项羽见人,恭敬慈爱,言语呕呕,人有疾病,涕泣分食饮”,便在《高祖本纪》里,也留着王陵的“项羽仁而爱人”一句话。陈平韩信都是弃楚归汉的人,王陵的母亲在楚死于非命,他们三个人对于项羽,当然不会有过分的好评;把他们的话合起来看,项羽“恭敬爱人”该是真的,恰正是“慍悍滑贼”的反面。读者若不把各篇参看,对于高祖项羽两人,就得不到真切的认识。

“互见”的体例具有避免重复,寄托褒贬,掩饰忌讳三种作用,《史记》是这样,以后模仿《史记》的许多史书也是这样。因此,凡属“纪传体”的史书,必须统看全部,才会得到人物及其事迹的真相;

倘若仅仅抽读一篇两篇，那所得的只是个朦胧而不切实的印象而已。所以，在欲知一点史实的人，“纪传体”的史书并非必读；现在有好些研究历史的人，给大学生作了《中国通史》；给中学生读的《中国通史》似乎还没有，但编辑得完善一点的历史教本，也足够使中学生知道史实了。“纪传体”的史书，就其性质而言还只是一种材料；把它参互比观，仔细钩稽，是史学专家和大学史学系学生的工作，仅仅欲知一点史实的人是不能而且也不必去做的。还有，“纪传本”以人物为经。自不得不以纪事迹为纬，即使不嫌重复，想不用“互见”的体例，事实上也办不到，而在欲知史实的人，却是事迹重于人物。一件事迹往往延续到若干年，另外一种“编年体”为要编年，把整件事迹分隔开来，看起来也不方便。所以宋朝袁枢在“纪传体”和“编年体”之外，创立“纪事本末体”而作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它把一件大事作题目，凡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中关于这件大事的记载，都抄来放在一起，这样，一件事迹便有头有尾，它的前因后果都容易看明白了。在旧式的史书中，“纪事本末体”比较适宜于一般欲知史实的人，这是应该知道的。

现在的《史记》并不是司马迁当时的原样，已经经过了许多人的增补和窜改。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载了《史记·自序》之文，接着说：“迁之自叙云尔，而十篇缺，有录无书。”这是说整篇的缺失，而古代简策，保存不易，零星的残逸，也是可以想见的事。修补《史记》的，以汉褚少孙为最早；又有冯商和孟柳，“俱待诏，颇序列传”（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颜师古注）；东汉时有杨终，“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”（见《后汉书·杨终传》）；唐刘知几《史通》外篇《古今正史》中说《史记》之后，“刘向、向子歆、及诸好事者若冯商、卫衡、杨雄、史岑、梁审、肆仁、晋冯、段肃、金丹、冯衍、韦融、萧奋、刘恂等相次撰续，迄于哀平，犹名《史记》。”这些增补删削的本子，与原书混和起来是很容易的，着手混和的人也不一定为着存心作伪。现在的《史记》，惟褚少孙的补作低一格刊物，或更标明“褚先生曰”，可以一望而知，此外的增补和窜改便不能辨别了。旧注中颇有辨伪的

考证；历代就单篇零句加以考证的，多不胜数；清崔适作《史记探源》八卷，举出伪窜之处特别多，虽未必完全可靠，但一般批评都认为当得“精博”两字。

关于《史记》的注释，宋裴骃的《史记集解》，唐司马贞的《史记索隐》，唐张守节的《史记正义》，合称“三注”，现在都附刊在《史记》里。《史记集解》的序文中说：“考较此书（指《史记》），文句不同，有多有少，莫辨其实，而世之惑者，定彼从此，是非相贤，真伪舛杂。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，研核众本，为作‘音义’，具列异同，兼述训解；粗有所发明，而殊恨省略。聊以愚管，增演徐氏，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，豫是有益，悉皆抄内，删其游辞，取其要实，或义在可疑，则数家兼列，……号曰《集解》；未详则阙，弗敢臆说。”《史记索隐》的序文中说：“贞搜闻陋识，颇事钻研，而家传是书（指《史记》），不敢失坠。初欲改更舛错，裨补疏遗，义有未通，兼重注述。然以此书残缺虽多，实为古史，忽加穿凿，难允物情。今止探求异闻，采摭典故，解其所未解，申其所未申者，释文演注，又为述赞。凡三十卷，号曰《史记索隐》。”《史记正义》的序文中说：“守节涉学三十余年，六籍九流，地里苍雅，锐心观采，评史汉，谄众训释而作正义。郡国城邑，委曲申明，古典幽微，窃探其美，索理允惬，次旧书之旨，音解兼注，引致旁通，凡成三十卷，名曰《史记正义》。”看了以上所引，约略可以知道“三注”的大概。若作《史记》的研究，单看“三注”是不够，因为关于《史记》任何方面的考据，从唐以后还有很多，就是现在也常有人发表新见，必须搜罗在一起，互相比观，才谈得到研究。若并不作研究而仅仅是阅读，那不必全看“三注”，也可以全不看，只要有一部较好的辞书，如商务印书馆《辞源》或中华书局《辞海》，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疑难了。

《史记》的大概既已说明，才可以谈到《史记菁华录》。

现在中学里自有历史课程，或用教本，或由教师编撰讲义，学生据以研修，便知道了从古到今的史实。《史记》不是仅仅欲知一点史实的人所宜，前面已经说过，若把它认为古史教本，给中学生

研修,那在能力和时间上都超过了限度,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(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中学把《史记》作为历史教本的)。但同样一部书,往往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看它;譬如《庄子》,就内容的观点说,是一部哲学书,但就写作技术的观点说,却是一部文学书;又如《水经注》,就内容的观点说,是一部地理书,但就写作技术的观点说,却是一部文学书。内容和写作技术当然不能划然分开——要了解内容必须明白他怎样表达,要理会写作技术必须明白它说些什么;但偏重一方面,在一方面多用些工夫,那是可以的。从哲学的观点读《庄子》,必须弄清楚庄子思想的整个系统,以及它与当时别派思想的异同,它给与后来思想界的影响等项;从地理的观点读《水经注》,必须弄清楚古今的变迁,广稽图籍,知道什么水道还是与古来一样,什么水道却不同了,又须辨别原著的是非,详加考证,知道某处记载确凿可靠,某处记载却是作者的疏失;但从文学的观点读这两部书,这些方面便不必过于精求,只须注重在词句的运用,篇章的安排,以及人情事态的描写等项就是了。《史记》也同上面所举两部书一样,就内容的观点说,是一部历史书,就写作技术的观点说,是一部文学书。认《史记》为历史而读它,固非中学生所能胜任;但认《史记》为文学而读它,对于中学生却未尝不相宜。《史记》的多数篇章,叙人叙事都是“文学的”,值得恒久的玩味;《二十四史》中的各史,不一定全是文学,但《史记》无疑的是文学的名著。中学生读《史记》,目的并不在也能写出像《史记》一般的古文,而在藉此训练欣赏文学的能力和写作记叙文的技术;换句话说,藉此养成眼力和手法,以便运用到阅读和写作方面去,得到切实的受用。

中学生读文学名著,虽不贪多务博,广事涉猎,也不能抱定一书,不再他求。因此,对于每一部书,不能通读全部,只能节取其一部分;全部的分量往往太多了,非中学生的时力所能应付;所节取的一部分,当然是全书的精粹。教育部颁布的“中学国文课程标准”,在“实施方法概要”项的“教材标准”目下,初中的略读部分列

着“有诠释之名著节本”一条，高中的略读部分列着“选读整部或选本之名著”一语，正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提出的《史记菁华录》，就是一种“名著节本”或“选本之名著”。

《史记菁华录》是钱塘姚祖恩编的。他在卷首有一篇题辞，末书“康熙辛丑七夕后三日，苧田氏题”；卷尾又有一篇跋，末书“辛丑长至后三日阅论题此”，据此可知他这部书的编成在清康熙六十年辛丑（公元一七二一年）。“苧田氏”是他的别号，幸而题辞后面有吴振棫的短跋：“此本为吾乡姚公祖恩摘录，比携之入黔，中丞善化贺公见而善之，命校勘刊行，以惠学者；道光癸卯五月，钱塘吴振棫识”；才使我们知道编者的姓名和籍贯。但除此以外，我们对于姚祖恩便别无所知。“善化贺公”是贺长龄，曾做贵州巡抚。吴振棫曾做贵州布政使，此书原版就在任内刊刻，所以卷首书名旁边署着“藩宪吴开雕”五字。“癸卯”是道光二十三年（公元一八四三年），据此可知此书行世快满一百年。原版而外，各地刻本不少；最近在成都买到一部，是民国三年成都文明阁刻的。自从西洋印刷术流传进来之后，又有些铅印石印的本子。你一定要在某家书铺子里买到一部，往往不能如愿；但如果随时留心的话，却很容易遇见此书，当然不限定哪一种本子。

姚祖恩自题两篇，就所记时日看，跋作在前。此跋说明他的编撰体例，现在全录于后：

“《史记》一书，学者断不可不读，而亦至不易读者也；盖其文洸洋玮丽，无奇不备，汇先秦以上百家六艺之菁英，罗汉兴以来创制显庸之大略，莫不选言就班，青黄纂绪，如游禁御，如历钧天，如梦前生，如泛重溟；以故诵材搜学无有能阅之终数卷者。前哲虽有评林，要亦丹黄粗及，全豹不呈。不揣荒陋，特采录而详阅之，务使开卷犁然，皆可成诵，间加论断，必出心裁。密字蝇头，经涉寒暑，幸可成编，固足为雪案之快观也。若所删节者，刊本具存，岂妨翻读。世有三仓四库烂熟胸中之士，吾又安能限之哉？”

这里说他所采选的，都可以认为完整的篇章；如要看删去的

部分,自有整部的《史记》在那里。采选之外,他又自出心裁,加以评注。题辞一篇,说明他编选此书的用意,现在摘录如下:

“余少好龙门《史记》,循环咀讽,炙辍而味益深长。顾其夥颐奥衍,既不能束之中笥,又往哲评林,迄无定本,尝欲抽挹菁华,批导窍却,使其天工人巧,刻削呈露;俾士之欲漱芳润而倾沥液者,澜翻胸次,而龙门之精神眉宇,亦且郁勃翔舞于尺寸之际,良为快事矣。……古人比事属辞,事奇则文亦奇,事或纷糅,则文不能无冗蔓;故有精华结聚之处,即不能无随事敷衍之处。掇其菁华而略其敷衍,而后知古人之作文甚苦,而我之读者乃甚甘也。今夫龙门之文得于善游,夫人而能言之矣;则当其浮长淮,泝大江,极览夫惊沙逆澜,长风怒号,崩击而横飞者,吾于其书而掇取之,望云梦之泱泱,亲九嶷之芊绵,苍梧之野,巫山之阳,朝云夕烟,靡曼绰约,吾于其书掇取之;临广武之墟,历鸿门之坂,访潜龙之巷陌,思霸主之雄图,鹰扬豹变,慷慨悲怀,吾于其文而掇取之;奉使巴岷,吊蚕丛鱼凫之疆,扞石栈天梯之险,萦纤晦窅,巉峭幽深,吾于其文而掇取之;适鲁登夫子之堂,抚琴书,亲杖屦,雍容鱼雅,穆如清风,吾于其文而掇取之。若夫后胜未来,前奇已过,于其中间,历荒堤而经破驿,顽山钝水,非其兴会之所属,斯逸而勿登焉。读其文而可以知其游之道如彼,则文之道诚不得不如此也。……凡《史记》旧文几五十万言,今掇其五之一;评注皆断以鄙意,视他本为最详,约亦数万言。龙门善游,此亦如米海岳七十二芙蓉,研山几案间卧游之逸品也。因目之曰《史记菁华录》云。”

这里说摘出一些部分,足以表见《史记》文字的“天工人巧”的,供学者研摩;又把游览比喻读书,游览可以挑选那最胜之处,“顽山钝水”便舍弃不顾,读书可以挑选那精粹之处,随事敷衍的笔墨,便也舍弃不顾;这是文章家的看法,把《史记》认为文学书,与史学家的看法全然不同。其中“事奇则文亦奇”的“奇”字,与跋中“无奇不备”的“奇”字,在评注中也常常用到,并不是“奇怪”或“新奇”的意思,大概“事奇”的“奇”字指其事可供描写而言,“文